

周作人散文精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钱理群编

周作人散文精编



责任编辑：曹 洁

封面设计：梁 珊

周作人散文精编

钱理群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2 字数 422000 印数 5001—25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0724—8/I·674 定 价：23.00 元

前 言

钱理群

一

历史发展真快，也确实公允而无情：前几年还要为周作人散文的价值作种种辩解，现在这已经成为周作人散文大量出版的无须争议的前提了。但具体评价的分歧，自然是存在的，恐怕以后还会继续下去。比如，人们通常一提起周作人散文，总是举出《乌篷船》、《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这些写于二十年代的名篇，这当然也有道理；但背后的潜台词却往往是对其三、四十年代散文的某种贬抑。至于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还写有大量散文（仅是陈子善编、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与《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就有940篇、105万字），恐更是鲜为人知，几乎没有进入人们的“接受视野”。原因自然是复杂的：除了政治上极“左”思潮的禁锢，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偏见外，也与人们对周作人三、四十年代风格、文体的变化持有不同看法有关。郁达夫在1935年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曾谈到周作人的散文的风格“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显然有肯定之意。后来，钱玄同又从文体上赞扬了周

作人的新创造；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①这里所说的“文抄”，即是指“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②。而恰恰是这类“文抄公”的文体，人们似很难接受，历来评价不高，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就批评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③，周作人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起此类批评仍流露不满之意，以为“眼光也只是皮毛”^④，颇有不被理解的寂寞之感。近年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的重新观照，其中最有力者无疑是舒芜先生。他在1986年所写的《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一文中首次提出：“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甚至包括他附敌以后的部分作品，这是今天应该冷静地承认的。”^⑤1988年在为刘应争编选的《知堂小品》所作的“序”中，他又进一步肯定“文抄公”的文体是周作人独创的“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文体”。舒芜先生的这些论断看似惊人之语，其实言之成理，是表现了一位求实、认真的学者对他的研究对象（即使是周作人这样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深切理解与科学把握的。周作人自己早就说过，他“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⑥。对于周作人来说，“抄书”即是“寻友”，如同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一方面用自

① 转引自周作人：《药味集·玄同纪念》。

② 舒芜：《〈知堂小品〉序》。

③④ 见周作人致鲍耀明书。

⑤ 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⑥ 《苦竹杂记·后记》。

己的胸襟与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扩大、丰富自己，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抄书”的过程，即是“物我回响交流”的过程，通过与古人（即想象的友人）“结缘”，打破现实的狭窄与孤寂，以求得精神的慰藉与升华。因此，在这类“文抄公”的文体里，所引古人文字与周作人自己的评点，浑然融为一体：引文有如“龙身”，评点即是“点睛”之笔，全文完全可以当作周作人自己写的文字来读，可以说是周作人“自我”的外化物，不仅思想，连文字风格、意境都是“周作人式”的。读这类文章，读者忽而游刃于千载，与“周作人化”了的古人对话，忽而又和周作人本人直接交流，心灵的空间既开阔又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文章的主体是经过周作人精心挑选的或古涩或华美的古文，而连缀其间的周作人的点评则是简明、朴实的现代白话，二者的有机糅合，互相调剂，使这类“文抄公”式的文体常兼具两种文体之美，古涩而丰腴，华丽而朴实，达到了“雅与俗”的统一：这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境界。自然，这种“有机糅合”，不仅需要眼光、学识，更要有自由驾驭文言与白话的文字功底，所以，周作人预先警告说：“学我者病，来者方多”^①。就是周作人自己写的“文抄公”式的文章，也并非篇篇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其中不乏“生硬”之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到了五、六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字风格又发生了变化：内容依然博雅，但却很少引述，更不用说“文抄”；语言趋向俗白，简洁，纯净，文章滤去了苦涩味，变得更为明朗。1949年以

^① 《苦竹杂记·后记》。

后周作人散文中确有不少是缺乏内在神韵的“勉强”之作，但仍有形神俱佳的精品，并非“不可一读”。我们当然不必硬套进化论，将周作人散文创作描绘成一个“不断前进，日趋完美”的过程；应该说他在各个时期均有各具特色的佳作，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周作人的散文应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与把握——这其实正是本书编选的出发点与基本原则。

二

关于周作人散文思想、艺术上的特色，已有众多的研究，有心的读者自会去参考。更习惯于独立欣赏的读者，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也会各有所悟。这里，只想换一个角度，提出另一种“阅读法”，或许对读者有所启示。

在拙作《心灵的探寻》里，曾提出一个“单位观念（意象）”的概念：“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覆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因此，从“单位观念（意象）”入手，进行多层次（哲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历史学，美学的）开掘，或许是人们进入作家思想、艺术殿堂的有效途径。

在我看来，周作人散文中下列几组“单位观念（意象）”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首先是“爱智者”与“常识”。周作人常自称“爱智

者”^①（或“知礼者”^②）。所谓“爱智”、“知礼”，除了强调科学的理性精神，冷静的人生态度，反狂热、狂信之外，还包含有“思想的通达”，“能节制自己，能宽容别人”^③的意思，也即奉行“中庸”之道——这正是周作人思想、艺术的核心，既是他的哲学观、道德观、人生观、文化观，也是他的审美观。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即是对论述对象与读者的双重“宽容”。对论述对象，不仅“兼收并蓄”，包容各家，以“朋友”而非“信徒”的态度待之，由此而形成了散文内容的“宽”而“杂”，“看彻”一切而达于“平实”；而且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对他人、万事万物都施以“爱智者”的悲悯，由此而形成周作人散文所特有的亲切、温润的氛围。对于读者，也绝不以“教主”（“教师爷”）自居，不仅保持着人格与心理的平等，由此而形成了委婉、平和的“谈话风”，而且有意追求“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距离，一切话题都是点到即是，并不企望（更不用说强制）读者定要接受，任其自行思考与选择，由此而形成了自己行文与读者接受上的轻松与从容。周作人散文中的“爱智者”（“知礼者”）风貌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对“中和之美”的倾心，不仅是艺术的节制、含蓄，更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表现自己与隐蔽自己，放与收，通与隔，丰腴与清涩，奇警与平淡，猥亵与端庄，俗与雅，凌厉与冲和……之间微妙的平衡，达到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通不隔，亦通亦隔，不腴不涩，亦腴亦

① 周作人：《夜读抄·后记》。

②③ 周作人：《关于孟母》。

涩,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地,由此形成了周作人散文审美底蕴上的丰厚。

周作人曾把他所钦慕的“爱智者”称为“伟大的常人”,并且解释说:“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①。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对“常识”这一他的“单位观念”的内涵也作了这样的明确界定:“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和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为智慧^②。”这里,“爱智者”与“常识”这两个“单位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清晰的,不必多说。而对普通“常识”的关注则首先表现了周作人在思想、文化上以至知识分子价值实现上的独特选择。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一般文人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③”,这里所谓“高谈阔论”,既包括“治国平天下”之类企图做“王者之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话题,也包括“死后如何?”这类“形而上的方面”的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玄想”(周作人在《死的默想》里明确将这类话题归于“神秘派诗人的领域^④”)。而周作人恰恰是要将赋有某种历史使命、因而带有英雄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还原为一个现实的平凡的人,关注普通人(“己”也在其中)的日常生活上的“真实”与“美善^⑤”,即所谓“凡人的信仰”,“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

①③⑤ 周作人:《俞理初的诙谐》。

② 周作人:《一蓑轩笔记·序》。

④ 周作人:《死之默想》。

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①，这也就是周作人最爱说的“生活的艺术”。周作人将“常识”归结为“人情”与“物理”两个方面，则是表现了他的“人性观”的：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物”，“人情”与“物理”，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以为“物我无间”的冥合，即所谓“入神”、“忘我”，是人生的，宗教的，以及艺术的最高境界^②。而周作人强调“常识”中的“人情、物理”，正是召唤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怀与研究；他这样提出问题：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已’，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③周作人据此而追求以“认识人自身”为中心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其要点是：一方面，从“生理学”（特别是性生理）、“医学史”、“心理学”，即从身、心两方面，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另一面，又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史、社会学、神话学、童话、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全方位、多侧面地揭示与展开“人类”的本质，力图将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建筑在对“人”自身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达到“情”与“理”的调和。人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贯串于周作人的全部

① 周作人：《死之默想》。

② 参看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

③ 周作人：《妇女运动与常识》。

散文之中，成为思想的内核（或者称为“魂”也可以）。周作人说自己的文章“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①”，这其实也是可以用来概括周作人散文题材的选择与题旨的，这都是他的“常识”（“人情物理”）的“单位观念”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周作人曾说，他所受的外来影响，“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②，他因此而提出了“东洋人的悲哀”的单位观念。在另外的文章里，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凡人的悲哀”的观念^③。周作人一再引述日本散文家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一书中有关日本民间绘画浮世绘的一段话：“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这里所表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寂寞的，幽玄的，凄苦的，梦一般的，却又流泻着内在情热的意境，以及泣、喜、醉、叹、亲、怀的情感心绪，都是东方式的”，“它表现了生活于绵绵无尽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中的东方人‘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以及在‘无常、无告、无望’中执著追求的现世精神与韧性力量”^④。周作

① 周作人：《秉烛后谈·序》。

② 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八，外国语》。

③ 周作人：《麻醉礼赞》。

④ 钱理群：《周作人论·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

人将之称为“东洋人的悲哀”；在我们看来，它是渗透于周作人全部散文之中，并且成为周作人散文的一个基本情调，或者用周作人自己的概念，形成了周作人散文特有的“气味”^①。所谓“东洋人的悲哀”（“凡人的悲哀”），其情感的内涵，至少是包含了两个互为里表的侧面的。首先自然是忧郁的苦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体察，也是周作人一再向读者提示的，论者因此经常提到周作人自署“苦雨翁”、“苦住斋”，并以“苦竹杂记”、“苦茶随笔”、“药堂语录”、“苦口甘口”为书名，等等。而这种“忧郁的苦味”，对于周作人，主要是一种“寂寞”之“苦”，而且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周作人说，“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②这是一种“智者”的寂寞，淡而且深，自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东洋人的悲哀”的另一个侧面，即周作人所说：“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③，这“苦中作乐”^④，“忧患时的闲适”^⑤，才是周作人的人生及其外化物（“文章”）的“真味”。在周作人看来，这正是普通人的真实人生：无论现世怎样不完全，如何充满苦难，人（平凡的人）总得活着，“在不完全的生活里享乐一点美与和谐”^⑥、欢乐；一味地“苦”下去，那是“神”，是想象的“英雄”，而非现实的“人”。周作人因此把“东洋人的悲哀”

① 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

② 周作人：《结缘豆》。

③⑤ 周作人：《文载道文抄·序》。

④⑥ 周作人：《吃茶》。

称为“生之悲哀”^①、“凡人的悲哀”，这是含有一种深刻性的。

人们因此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如果不作表面的简单化的理解，注意到它内涵的丰富性，自然是可以的。与这种“闲适”的风格相联系，人们常常注意到周作人行文的“洒脱”，也有人称之为“举重若轻”。而我们则想更具体地探讨：这种行文的“洒脱”是如何形成的？由此而注意到，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作法”（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在一篇序言里，他公开宣言：“我写文章，向来以不切题为宗旨，至于手法则是运用古今有名的赋得方法，找到一个着手点来敷陈开去，此乃是我的作文金针。”^②所谓“不切题”，所谓“赋得方法”，都不是单纯的表现手法，而首先是表现了一种写作观念，态度，以至心境的。周作人的学生废名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叫作“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他引述金圣叹的解释，说是“最苦是人家子弟，未取笔，胸中先已有了文字，若未取笔胸中先已有了文字，必是不会做文字人”^③。周作人早就说过，“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禅宗的“不立文字”，“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艺术”，“或者只是音乐有点这样的意味，缠缚在文字语言里的文学虽然拿出什么象征等物事来在那里挣扎，也总还追不上”^④。现在既然要“立文字”，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尽可能地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周作人称

① 周作人：《日本诗人一茶的诗》。

② 周作人：《郑子瑜选集·序》，参看《赋得猫》、《看云集》自序》。

③ 废名：《无题》。

④ 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

之为“情生文，文生情”，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湾曲，总得萦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①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出一种“笔墨趣味”——周作人曾著文赞扬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②，这其实也正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本色”。周作人的“不切题”，很容易联想起“散而不散”、“形散神不散”，“放得开，收得拢”这类人们常说的“散文作法”，差异恐怕就在“作”与“不作”。一旦刻意谋求，精心设计，就落入了“未取笔胸中先已有了文字”的巢穴，终不免“貌似”而“神离”。周作人一再强调，他的“情生文，文生情”的行文、结构原则完全“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③，是有道理的。

最后要谈及的是周作人散文中的“单位意象”。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风”、“雨”意象，单文题（书名）上注明“风、雨”的就有《苦雨》、《雨感想》、《风的话》、《雨天的书》、《风雨谈》、《风雨后谈》……等，读者自会欣赏，不必多谈。可说的是，周作人不仅感受着“雨天”的“阴沉”^④，“风雨”之“苦寂”^⑤，而且体味着“风雨故人来”的惊喜^⑥，更神往于“大漠之上，大雨之

①③ 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

② 周作人：《文学论·译本序》。

④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

⑤⑥ 周作人：《风雨谈·小引》。

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①：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把周作人的“风雨”意象视为他的“东洋人的悲哀”的外化的——自然，其内涵远不止于此。“风、雨”之外，周作人还大量写到各类草、木、虫、鱼，以及“鬼”，无不渗透着他的“人情物理”，像周作人笔下的“河水鬼”（《水里的东西》），是完全可以与鲁迅的“无常”、“女吊”比美，而又显示出周作人的个性的。而在所有前述周作人的“单位意象”的“背景里都有水在”^②，周作人一再申说他是“水乡的居民”^③，不仅“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我们谈到周作人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以及“行云流水而时有迂回、阻塞”的结构、语言，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我曾说过：“‘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④”，想来读者读了这本“精编”之后，自会将“文章”做下去的罢。

三

末了，照例应该对本书编辑方面的有关情况作一些交代：

一、本书是“周作人散文精选本”，主要选录了周作人

① 周作人：《苦雨》。

②③ 周作人：《北平的春天》。

④ 《周作人传》第一章第六节。

所写的记叙性和抒情性的“美文”（周作人又称“小品”），带议论性的杂感、随笔。而另外一些属于比较专门性的论文或讲演（例如收入《艺术与生活》与《儿童文学小论》里的一些文章）则不在收取范围。周作人日记和书信按语、译（编）后记里的某些篇什，本也是很好的散文，但限于篇幅，均未收入。选入的作品都经过反覆斟酌，力图能够集中周作人散文中的“精粹”，希望本书能成为一个多少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选本。

二、本书大致按作品类型编为以下四辑：第一辑“民俗风物”，收文五十七篇；第二辑“生活情趣”，收文十六篇；第三辑“追怀故人”，收文二十篇；第四辑“文化评论”，收文四十七篇。全书共收作品一百四十篇。各辑中的作品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只有“文化评论”辑中，为照顾阅读方便，将作者有关“日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评论集中编排，列于全辑之后。各辑的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三、周作人散文涉及知识面极广，本书不可能详加注释。仅对与周作人直接有关的人与事作了简要的介绍，个别篇目也提供了一些有关背景材料，希望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四、本书的文章大部分选自岳麓书社版周作人各文集校勘本，岳麓书社未及出版的周作人文集则按初版本收入。对文内的标点符号，凡不合规则的，已按现今的通例作了处理。

1992年11月7日写毕于蔚秀园寓所

目 录

前言	钱理群 1
----------	-------

• 民俗风物 •

故乡的野菜	3
济南道中（选录）	6
苍蝇	12
苦雨	16
谈“目连戏”	20
鸟声	23
乌篷船	25
金鱼——草木虫鱼之一	28
虱子——草木虫鱼之二	32
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	38
苋菜梗——草木虫鱼之四	43
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之五	47
关于蝙蝠——草木虫鱼之七	51
村里的戏班子	58
鬼的生长	61
日本的衣食住	66